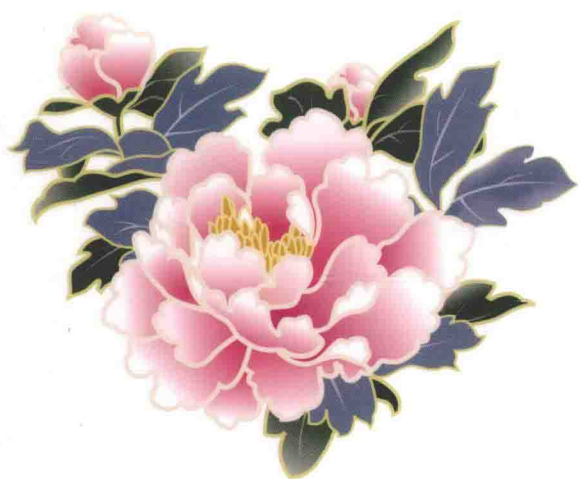




READERS

读者[®]

—— 合订本 ——

2007.1—12 / 总第390—401期

珍藏版

◎ 博采中外 ◎ 荟萃精华 ◎ 启迪思想 ◎ 开阔眼界 ◎



刊号: CN62-1118/Z ISSN 1005-1805

读者杂志社



卷首语

光和影的游戏

○邓 笛编译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冬日。我兴致勃勃地往曼琪亚塔楼走去。在塔楼的天井，我注意到一个盲人。他皮肤苍白，头发乌黑，身材瘦长，戴着一副墨镜，给人一种很神秘的感觉。他和我一样往塔楼的售票处走去。我心中好奇，放慢脚步，跟在他的后面。

我发现售票员像对待常人一样卖给他一张票。待盲人离开后，我走到售票台前对售票员说：“你没有发现刚才那人是一个盲人？”

售票员茫然地看着我。

“你不想想盲人登上塔楼会干什么？”我问。他不吱声。

“肯定不会是看风景，”我说，“会不会想跳楼自杀？”

售票员张了一下嘴巴。我希望他能做点儿什么。但是或许他的椅子太舒服了，他只毫无表情地说了句：“但愿不会如此。”我买了一张票，匆匆往楼梯口跑去。我赶上盲人，尾随着他来到塔楼的露台。曼琪亚塔楼高102米，曾经有很多自杀者选择从这里往下跳。我准备好随时阻止盲人的自杀行为。但盲人一会儿走到这里，一会儿走到那里，根本没有要自杀的迹象。我终于忍不住了，朝他走了过去。“对不起，”我尽可能礼貌地问道，“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到塔楼上来。”

“你猜猜看。”他说。

“肯定不是看风景。难道是要在这里呼吸冬天的清新空气？”

“不。”他说话时神采飞扬。

“跟我说说吧。”我说。

他笑了起来。“当你顺着楼梯快要到达露台时，你或许会注意到——当然，你不是盲人，你也可能不会注意到——迎面而来的不只是明亮的光线，还有和煦的阳光，即便现在是寒冬腊月——阴冷的楼道忽然变得暖融融起来——露台的阳光也是分层次的。你知道，露台围墙的墙头是波浪状，一起一伏的，站在墙后面你可以感觉到它的阴影，而站在墙头缺口处你可以感觉到太阳的温暖。整个城市只有这个地方光和影的对比如此分明。我已经不止一次到这里来了。”

他跨了一步。“阳光洒在我的身上，”他说，“前面的墙有一个缺口。”他又跨了一步。“我在阴影里，前面是高墙头。”他继续往前跨步。“光，影，光，影……”他大声说，开心得就像是一个孩子玩跳房子游戏时从一个方格跳向另一个方格。

我被他的快乐深深感染。

我们所置身的世界如此丰富，美好的东西到处都是，我们有时感觉不到，是因为我们时常视它们为理所当然而不加以重视，不知道感谢，不懂得欣赏。这些美好的东西不但包括自然美景，也包括许多我们眼前手边随时可得的东西，比如光和影，比如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亲情和友爱。

(陈 璇摘自《语文世界·高中版》2006年第10期)



DUZHE

读者

中国标准刊号: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国内邮发代号: 54-17

国外发行代号: M 1161

编委会主任: 傅保珠

社长: 彭长城

常务副社长: 陈泽奎

总编辑: 韩惠言

副社长: 康力平

副总编辑: 袁勤怀

编辑部主任: 李剑冰

编辑部副主任(美术): 任伟

责任编辑: 王 玮 黎珈禾

编辑: 侯润章 贾 真

美术编辑: 李艳凌

编辑部电话: (0931) 8773352

经营部主任: 宁 恢

广告 8773309 杜孟瑛

发行 8773309 王 熾

综合部主任: 富康年

服务部 8773350 白耀峰

通联 8773352 李乐 陈亚耘

信息网络部主任: 邱 仿

制版 8773349 祁国宏 万洁

编辑: 读者杂志社

出版: 甘肃人民出版社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发行: 兰州市邮政局

亲情订阅热线: (0931) 96655

通讯(投稿)地址:

(730030) 中国·甘肃省 兰州市中

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 杂志社总机: (0931) 8773352

传真: (0931) 8773353

E-mail: tougao_dz@duzhe.cn

社址: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广告经营许可证: 甘工商广字

6200004000088 号

广告总代理:

北京嘉林福邦广告有限公司

电话: (010) 51002766

《读者》(乡土人文版)、《读者欣赏》、《读者》(原创版)、《读者》(繁体字版)、《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同时出版

2007 年第 1 期 (总 390 期)

文苑

· 卷首语 · 光和影的游戏

邓 笛 1

· 文苑 · 哈蒂姑妈的暑假

马里恩·阿什 4

大象从风雪中走来

赵 恺 6

诗二首 克里斯蒂娜·罗塞蒂

马克西莫维奇 7

落叶是疲倦的蝴蝶

朱成玉 11

独自等待

廖 恒 15

男孩城

袁劲梅 24

米哈博桥上的眼泪

熊培云 28

窗帘

杨 绛 33

斯盖尔的老屋

高 剑 36

收藏幸福

傅露佳 45

· 书 摘 · 站在生者与死者之间

托马斯·林奇 8

人物

· 人 物 · 红色殉道者

贾 永 曹国强 白瑞雪 12

吴宓的 1944

漂泊京城 40

· 名人轶事 · 心中有朵扁豆花

黑 白 41

最好的注脚

丁建峰 51

社会

· 杂谈随感 · 《论语》与橄榄球

薛 涌 18

身处其中的时代

张 柠 19

一个有思想的富人

林 达 26

奇特的挂号信

裴重生 27

思想者的色拉

文如水 46

也谈人生的意义

茅于軾 53

劳动、死亡和疾病

列夫·托尔斯泰 60

· 社会之窗 · 拼命地生活下去

柴 静 16

· 今日话题 · 别让印象骗了你

黄铁鹰 48

人生

· 人 世 间 · 回家的银项链

詹雅兰 20

父爱的深度

风为裳 42

· 人生之旅 · 像水一样流淌

张建伟 10

男人在不同年龄段对女人的要求

钱海燕 52



首届
国家期刊奖



第二届百种全国
重点社科期刊



甘肃省
一级名牌期刊

·心 声·

15年了，我一直与你相伴。在北方农场艰难求学时，你的执著扶起一度脆弱的我；在南方谋生的日子里，是你告诉我永不放弃；在这两年里，是你教我和孩子一起享受成长的喜悦。

一年半前，我利用业余时间教孩子们写作文。上课时，我发现这些独生子女虽然过着丰衣足食的日子，能够考出好成绩，可是他们的一些价值观念却让我担忧：他们不懂得成长中需要付出什么。想起自己成长过程中的一些经验，我把《读者》请进了课堂。记得第一次，我跟学生们讲关于沙漠里一滴水的故事时，孩子们调皮的不以为然的表情消失了，代之以专注的眼神和感动的泪水。这之后，我干脆在课堂上开了“成长故事”讲座，每个星期二，孩子们都等待着一个与成长有关的精彩故事。渐渐地，我不再自己讲，而是让他们当传播者，让孩子们体会属于自己的快乐与感动。半年多过去了，家长们见到我都说，孩子越来越懂事了……

我想，在他们成长的路上，因为有了你的存在，他们的成长是健康快乐的。

广西读者/任施安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昶泰律师事务所 赵近元
(0931)8822550

本刊所载部分作品的稿酬，已委托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代为转付。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5层；邮编：100044；电话：010-68003887（转）；E-mail：cpec@vip.163.com。

一 月 A 目 录

人 生

- 婚姻家庭· 2.05 米的绳子 周海亮 30
- 婚姻之道 贾庆文 31

- 两代之间· 向驯兽师学家教 王悦 23
- 空信封 刘华森 44

生 活

- 生活之友· 顶尖领导的成功秘诀 桑顿 56

- 心理人生· 坚持的价值 罗伯特·科利尔 17
- 将心比心 李群 39
- 在地上画个圈 冰焰 61

知 识

- 趣味科学· 生物钟规定健身时刻 迈克尔·斯莫伦斯基 琳恩·兰伯 54

看 世 界

- 风情录· 苏丹，我的苏丹 柳桦 58

点 滴

- 漫画与幽默· 漫画与幽默 34

- 言 论· 言论 32

- 幽默小品· 幽默小品 米亚斯 爱伦·坡 62

- 补 白· 小盒子，大爸爸 贝迪兹·罗斯诺 25
- 对待一个橘子的好 罗西 29
- 没有…… 徐约维 33
- 山茶花 郭沫若 38
- 可盛的心 马明博 47
- 一堂培训课 丁方 50
- 玩具鸭的奇遇 苇笛 57
- 放下 张哲嘉 61

交 流

- 编读往来· 短信平台 63
- 新年祝词 64

- 封 面· 无题(摄影)



哈蒂姑妈的暑假

● 马里恩·阿什 ○ 在水一方 编译

那年夏天，我的姑妈哈蒂从佛罗里达州来到我们伊利诺伊州的时候，我们那儿的情况相当糟糕，可以说还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持续了三年的干旱给我们那儿的农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许多人家不得不离开家园，搬到草肥水美的牧场。随着资源的不断枯竭，人们的收入也日渐减少，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于是，镇上到处都弥漫着悲观的情绪，就连教堂也没能幸免，教徒之间经常争吵不休，有些人甚至已经停止参加教堂的集会了。“上帝会给我们带来奇迹的！”牧师总会对我们这样说，但是，这看起来就像一场必败之仗。

哈蒂姑妈的到来成了我们这个笼罩在一片阴郁中的小镇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天，我们去汽车站接她的时候，看到她戴着一顶非常精美漂亮的淡蓝色的系带软帽。“这种颜色和我的白头发正好相配。”她说。其实，不仅如此，这种颜色和她的那双闪闪发亮、炯炯有神的眼睛也非常相配呢。对于碰到的每一个人，哈蒂姑妈都会对他们报以善意的微笑，并且，她从来不说一句刻薄、冷酷的话语。没多久，镇上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哈蒂姑妈”这个人了。

但是，当我们带着她来到我们当地的教堂时，她不禁为教堂里的情景感到震惊。只见唱赞美诗的不是教堂里的唱诗班，而是一台留声机，那管风琴则静静地摆放在那儿。

“梅布尔·肖说她的关节炎让她疼痛难忍，无法再继续演奏管风琴了。”我解释道。

“她甚至连教堂都不来了。”我妻子补充说。

“噢，这样啊！”哈蒂姑妈说道，“其实，我也很喜欢演奏管风琴。如果可以的话，我来替她一段时间吧。”

哦，那次的礼拜会真是令人激动，令人振奋。但是，这种感觉只持续到下一个星期日的礼拜会。因为哈蒂姑妈演奏的管风琴经常走调，还不如不用管风琴呢。

哈蒂姑妈坐在管风琴前弹了几个星期之后，我们教堂的牧师再也忍受不了，于是，他委托唱诗班的成员去请梅布尔回来。

“哦，那好吧，如果你们真的想让我回去的话，那我这个星期天就回去。”最后，梅布尔终于让步了。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天，梅布尔终于换下了哈蒂姑妈，重新坐在了那台管风琴的前面。对此，哈蒂姑妈一点也不觉得失望。事实上，当她看到教堂里所有的人都沉醉在梅布尔那美妙的乐曲声中的时候，她那双蓝色的眼睛里闪烁着喜悦、欣慰的光芒。

在那之后的一个星期天，我们教堂里没有出会





刊。牧师只好向大家道歉。他说，为我们教堂打印会刊的琼斯夫人告诉他说，她没有时间为我们打印了。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原因不是她所说的那样，而是因为教堂没有能力支付给她报酬。“如果我们中间有谁愿意义务工作一到两个小时来为我们打印的话，”牧师继续说道，“我们一定会非常感激他的。”

“我愿意。”牧师的话音刚一落地，哈蒂姑妈就自告奋勇地站起来应道。

“太好了！”牧师兴奋地叫道。但是，就在这时候，我却听到有人在教堂的后面吼了一嗓子：“哦，不！”

不过，尽管如此，打印教堂会刊的工作最终还是交给哈蒂姑妈来做了。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哈蒂姑妈打印的会刊竟然像她弹奏管风琴一样糟糕。她打印的会刊里不仅有许多拼写错误，而且还有许多地方的字重叠在了一起，整个会刊几乎无法阅读。牧师私下里告诉我们说，教区里已经有很多人前去拜访琼斯夫人了，请她继续为我们教堂打印会刊。最后，琼斯夫人终于同意了。

接下来，哈蒂姑妈努力去做的一件事就是教堂管理员的工作。因为财力所限，我们的教堂一直没有聘请一位专职的管理员。谁不会使用扫帚和抹布呢？当然有人不会，哈蒂姑妈就是其中的一个。你看她扫地的时候，好像只扫最容易扫的地方，而再看她给地板打的蜡呢，涂了厚厚一层，以至于走起路来随时都会有滑倒的危险！见此情景，立刻有人提出自愿换下哈蒂姑妈，她们是路易丝·威尔逊太太和玛格丽特·布朗太太。见是她们两人，我们都大吃一惊，因为她们两人之间已经有一年没有说过话了。这次，究竟是什么使得她们如此默契呢？

那年暑假，在我们这儿，哈蒂姑妈几乎尝试了她所能做的所有事情，尽管人们对她所做事情的结果褒贬不一。可以这么说，你无法确切地说出她做的哪一件事情是成功的，也无法说出哪一件是失败的。总之，她使人们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也使他们重新回到教堂做礼拜。“我们全都学会了去爱您的哈蒂姑妈！”一位女士这样对我说。尽管这听起来不容易，看起来也不容易，但是，每个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无论哪里有需要，哈蒂姑妈都会主动地、无偿地前去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正因为如此，在这个短暂的暑假里，她赢得了大家的心。当然，如果她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能令大家非常满意的话，那将是多么完美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她所做的一切毕竟激励了我们每一个人。

在哈蒂姑妈即将离开的最后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们一起前往教堂做礼拜。

“今天，我要给大家一个惊喜！”到了教堂，她

突然对我们说。

闻听此言，我和妻子同时睁大了眼睛不解地注视着她。

教堂里已经挤满了前来做礼拜的信徒，既有很多熟悉的面孔，也有很多未曾谋面的新面孔。牧师静静地坐在讲道坛的旁边，欣慰地看着那逐渐壮大的人群。

当看到哈蒂姑妈走进来的时候，梅布尔·肖便从管风琴前的椅子上站起身来，在听众席找了个位子坐了下来。这时，哈蒂姑妈告诉我们说，她马上将为她的离去向大家发表一番临别讲话。说完，她走到讲道坛前，面对着台下前来做礼拜的人群。“你们拥有一座这么美丽的教堂，”她说，“而且，不仅如此，你们大家都像这座教堂一样美丽。我一定会永远记着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现在，在我离开你们之前，我要给大家弹奏一曲《在花园中》。我非常喜欢这首赞美诗，因为它让我觉得耶稣离我们是那么近，那么的近……”

此刻，整座教堂里除了哈蒂姑妈的声音之外，四下里鸦雀无声，一片寂静。在此之前，我从来都没有发现我们教堂的集会如此地让人关注，也从来都没有发现大家会如此专心地聆听，尽管我怀疑有些人可能更希望哈蒂姑妈把管风琴让给梅布尔来演奏。这时，我不禁想，这也许就是我们过去所急于表现的那种所谓的宽容吧。当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的时候，干旱不仅给大地带来了灾难，也给我们的的心灵蒙上了阴影。我们安静地坐在那里，就好像是刚刚才下过一场大雨一样。

这时，哈蒂姑妈走到管风琴前坐了下来，然后抬起头微笑着环顾了我们一圈。接着，她开始弹奏起来。在她弹奏的过程中，我没有听到任何一个单调乏味或者拖泥带水的音符。那音乐就好像是天使的歌声一般，在她的指间流淌，在天空中滑翔。圣歌中那熟悉的歌词在我的脑海里回荡着：“他和我一起同行，和我一起谈心，他告诉我，我是他的子嗣……”

哦，这是哈蒂姑妈弹奏的吗？这简直太让人难以置信了。要知道，在此之前，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有哪一首圣歌被演奏得如此美妙、如此动听呢。哈蒂姑妈以前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呢？难道为了让我们这儿的人们能够再次团结成为一个整体，她专门设计过管风琴的演奏以及她所做过的每一项工作？我知道，哈蒂姑妈是永远都不会告诉我答案的。

当她弹奏完那首《在花园中》后，台下的人群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这时候，牧师走上了讲道坛，环视了一下台下的人群，说道：“过去，我们曾经祈祷过一个奇迹。今年暑假，上帝终于回应了我们，他给我们派来了哈蒂姑妈！”

（聂勇摘自《现代青年》2006年第10期，李晓林图）



概括北欧只需一个短语：蓝色宁静。

蓝色宁静是境界。在北欧，生命即宗教。

穿过蓝色宁静，就是穿过生命的发现和感悟。

全人类共有的启蒙读本有两册：一册是天上的太阳，一册是地上的《安徒生童话》。

高举在卖火柴的小女孩手中的光明，温暖、照耀、引导着人类日益羸弱的爱，小女孩的柴，是安徒生灵魂的燃烧。

一个人的名字等同甚至超越祖国的，应该首推丹麦的安徒生。丹麦，200多座岛屿舰队一般组成的壮丽王国。安徒生的家乡在一座小岛的一个名叫欧登塞的小镇上。他14岁来到哥本哈根，之后又居无定所，浪迹四方。作为一位作家，他的人生除去作品几乎就是脚印了。

我贴近安徒生，只能以我可能的方式。

按照习惯，踏上一片土地先去寻找土地的灵魂。在市中心广场，我找到那尊举世闻名的铜像。铜像是雕塑家和安徒生面对面的创作。坐姿，侧面，仰首。左手倚杖，右手持书，食指夹在书页之间，铜像整体偏黑间以淡绿，唯有膝部明亮，那一方明亮是时间和孩子一道爬出来的。

跟安徒生合影，众多的等待者沉静而耐心。最多的当然是孩子，依偎安徒生是孩子的特权。

长线码头岸边的美人鱼铜像是另一位雕塑家根据《海的女儿》创作并完成于1913年的作品。作品化金属为血肉，以忧郁之美与裸露之美和大海浑然一体。

夜宿滨海小镇赫尔辛堡，下榻处距离大西洋一箭之遥，距离少年安徒生就读的语法学校也是一箭之遥！

一侧是大海的声音，一侧是安徒生的声音，我倾听博大与博大对话。



塞尔玛·拉格洛夫

大象从 风雪中 走来

●赵 恺

韦姆兰省的莫尔巴卡庄园是瑞典女作家、《尼尔斯骑鹅旅行记》作者塞尔玛·拉格洛夫的家。简洁的小楼是抽象的白鹅，楼前的雕塑是具象的白鹅。女作家3岁患骨疾，卧床多年始能依靠手杖前行。如此灾难竟然伴其一生，雪上加霜的是，还在她少年时代，因父亲酗酒卖掉庄园，母亲带着她寄人篱下艰难度日。边写作，边教书，女作家暗下决心要买回庄园。在担任10年地理教师期间，她写的大量优秀作品蜚声文坛，1904年，获瑞典文学院金质奖章。之后，政府请她写一部关于瑞典风光民俗的文学作品。山一步，水一步，风一步，雪一步，一位病弱女子只身拄杖，以足为掌，两年时间抚遍她的祖国。1907年，她写出了《尼尔斯骑鹅旅行记》。作品问世，风靡欧洲。1909年，作品获得诺

贝尔文学奖，她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瑞典作家。

她的获奖演说：“……我已过惯孤独隐遁的生活，尘世喧嚣对于我已是相当陌生了，一想到因为获奖而要我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一想到又要面对许许多多的人，我就惶恐不安。”

买回庄园，她生活在蓝色宁静中。

孑然一身，她谢世于蓝色宁静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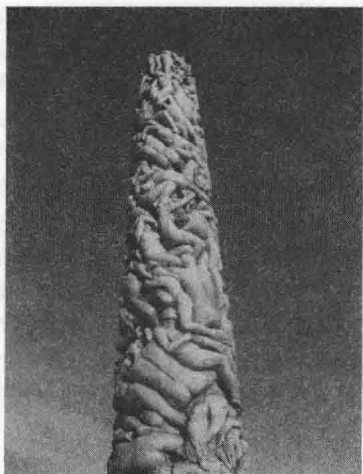
我看见手杖和皮鞋。手杖杖端磨损，右脚皮鞋的后跟，比左脚的短了大约两厘米。

对于石头，雕塑家拒绝解释。

192座雕像，600多个浮雕，整体面积32万平方米，维格朗雕塑公园由《生命之桥》《生命之泉》《生命之柱》《生命之轮》四个乐章组成。作品质地为青铜、铸铁和花岗岩，如一部无声的交响诗。

心仪维格朗久矣。

在巴黎，维格朗捧着《生命之柱》石膏小稿奔回祖国，交给奥斯陆市长审读。奥斯陆召开会议讨论并形成决议：故乡支持维格朗，等他毕业，让他实现他的艺术理想。之后，在市郊划出4平方公里的土地并配以3名助手。



古斯塔夫·维格朗作品《生命之柱》（局部）

· 终 结

● [英] 克里斯蒂娜·罗塞蒂
○ 陆家齐 译

爱,如死一般强,也已经死亡,
来吧,在凋谢的百花丛中,
让我们给它寻找一个安息的地方。

在它的头旁栽上青草,
再放一块石头在它的脚边,
这样,我们可以坐在上面,
在黄昏寂静的时光。

它诞生在春天,
却夭折在秋收以前;
在一个温暖的夏天,
它离我们而去,不再回来!
它害怕秋天的黄昏,
又冷又灰暗。

我们坐在它的墓旁,
叹息它的死亡。

轻轻地拨动琴弦,
我们悲哀地低声歌唱:
“我们的目光倾注在青青的



诗二首

草上,
当岁月流逝,它们也披满了
忧伤;
眼前的一切恍如昨日,
可是,那已是很久、很久以前!”
(杨 妮摘自《世界文化》)

幸 福

● [南斯拉夫] 马克西莫维奇
○ 柴盛萱 译

我计时不再按钟点,
也不按烈日的运行;
当他的明眸归来,便是我的
白天,
而当他重新离去,便是我的
黑夜。

我衡量幸福不按微笑,
也不按是否我的渴望比他更
强烈;
我的幸福是当我和他在一起
伤心沉默,
以及我们的心脏依抱头痛哭
的韵律而跳动。

我不遗憾生命之水将把我的
绿枝也夺走;
现在就让青春和一切都离去
吧,
令人心醉的他曾与我并立。
(安 岩摘)

年轻的维格朗远离喧嚣, 厕身荒野, 热泪纵横地举起人生第一锤。从1907年到1942年, 他孤独而坚忍地在雕塑公园工作了35年。在华彩乐章《生命之柱》完成的第二年, 雕塑家耗尽最后一滴心血, 斧凿坠地, 溘然辞世。

《生命之桥》由58尊雕塑组成, 其中一尊是世称代表之作的《愤怒的孩子》。孩子大约四五岁, 闭目、张嘴、握拳、顿足, 是什么让一个孩子愤怒? 满园生命为什么只有孩子敢于愤怒?

对于大象的敬畏是最近几年的事。

一则关于森林的电视节目说到大象, 说到欧洲也有大象, 说到大象毕生以沉默和跋涉保持尊严, 一旦衰老, 它就悄然离群索居, 直至去世。

从此, 我亲近大象雕塑。
北极圈附近, 有一家旧货商

店。

不知是我先发现了它, 还是它先发现了我, 抑或是我们同时发现了对方, 目光一旦邂逅就怦然心动、难舍难弃了: 那是一尊大象, 一尊象牙雕就的大象。它以纵向扁平 and 横向弯曲出类拔萃



古斯塔夫·维格朗作品《愤怒的孩子》

地把自己从恒河沙数一般的造型群落中剥离出来, 神情告诉我安详, 步态告诉我凝重, 遍体洁白告诉我它从风雪深处走来。来自风雪, 驻足路边, 是为了在这个驿站等待?

店主是一位亲切善良的老妇, 为我的感慨而感慨, 为我的惊喜而惊喜。

从此, 这尊大象就和我魂牵梦萦、形影不离了。

我把大象作为座右铭, 并把“以沉默和跋涉保持尊严”命名为“大象守则”。

在飞机离开赫尔辛基的时候, 我取出那只铁皮盒子, 轻轻打开, 大象已经安然入梦。

它的梦, 一定是跋涉之梦——在大地上多留一些脚印, 与生命同步的沉默跋涉。

(楚天雨摘自《新华日报》2006年10月21日)



站在生者与死者之间

●[美]托马斯·林奇 ○张宗子 译

我的童年平淡无奇。母亲视我们如珍宝，父亲却总是忧心忡忡。在他看来，危险无处不在，灾难随时可能发生。它们就像念着我们名字的幽灵，徘徊在周围，等待在父母疏忽的一瞬间把我们席卷而去。甚至在最单纯无害的事情中，父亲也能看到危险。橄榄球赛使他想到撞裂的脾脏；每家后院的游泳池，使他想到淹死人；擦伤使他想到破伤风；蹦床使他想到胫骨折断；而每一个小疹子或虫子的叮咬，都使他想到致命的水痘或高烧。

因为父亲是一名殡仪员。

作为殡仪员，他习惯了意外和看似不可能的伤害。他学会了担惊受怕。

母亲把大事托付给上帝。她最喜欢对我们说，

“原先计划”只生一个孩子，结果生了9个，多出来的都是上帝的礼物——当然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原因她自己明白——因此还得靠上帝来保佑。我敢肯定，她坚信，上帝的守护天使就翱翔在我们身边，保护我们免受伤害。

可是父亲却从那些婴儿、幼童和少男少女的遗体上，看到了上帝依照自然法则存在并依从自然法则的明证，不管这法则是何等残酷。孩子们因为重力，因为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原理，因为自然的选择而夭亡。车祸、麻疹、插在烤面包机里的刀、家用毒剂、装弹的枪、绑架犯、连环杀手、阑尾炎、蜂蜇、卡喉的硬糖、未得到治疗的哮喘病，凡此种种，他目睹了太多的事例，全是上帝无意干预自然秩序的例证。除了飓风、陨石和其他自然灾害，最残酷的一项，就是儿童遭受的那些异乎寻常的劫难。

正因为这样，每当我和兄弟姐妹们请求去某个地方玩这玩那时，父亲总是脱口而出：“不行！”他刚刚埋葬的一个孩子，正是因此才惨遭不幸的。

那些男孩子有的死于打棒球没戴头盔，有的死于钓鱼没穿救生衣，或是吃了陌生人给的糖果。随着我们兄弟姐妹一天天长大，导致那些孩子死伤的行为也越来越成人化。他们不再死于意外或自然的灾变，不知不觉间，他们越来越多地死于人际关系。儿童被雷击的故事逐渐让位于失恋自杀，让位于少年人因开飞车、酗酒和吸毒而丧生，以及数不清的只是因为不小心而导致的死亡。一句话，他们不该在“错误的时间置身于错误的地点”。

然而他的恐惧不是装出来的，亦非毫无道理。就算是郊区那些备受宠爱、备受呵护的孩子，也不能担保不出事。社区里少不了疯狗、能传染疟疾的蚊子和冒充邮差与教师的歹徒。日常经验告诉他，最糟糕的事随时可能发生。在父亲看来，就连蝴蝶也难逃嫌疑。

所以，当母亲做完祈祷，像个上帝的孩子一样安然入睡时，父亲却一直警觉着、提防着，电话和收音机都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准备随时接听殡仪馆半夜打来的电话和监听打给警察局和消防队的求救电话。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没有一天早晨他不是守候在床前等我们醒来，没有一个夜晚不是等到我们回家才回房就寝。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我19岁。

每天早晨，他都能从收音机里听到昨夜发生的不幸事件的消息；每天晚上，他都要带回葬礼上的悲伤故事。我们的早餐和晚餐，话题中总少不了新寡的未亡人，伤心的、承受不了痛苦而垮掉的、丧失了亲人的可怜人，包括因痛失孩子而终生痛苦的父母们。每当此时，母亲眨眨眼，针对他的担心说出一番道理，最终我们仍能获准去打棒球、露营，独自去钓鱼、开车、约会、滑雪、开支票账户以及

冒其他人生成长中不可避免的风险。母亲的信心就这样抹平了由父亲的恐惧屹立在我们面前的高山。

母亲的口头禅是：“听天由命，顺其自然吧。”

母亲这样的态度，绝非漠不关心。生死事大，她一概托付给上天，从而得以把精力用在日常生活中，保证我们健康成长。她关心的是“性格”“正直”“我们对社会的贡献”和“我们灵魂的救赎”。她相信，上帝把她孩子的灵魂交由她亲自负责，她的天堂靠的是我们的良好品行。

对于父亲来说，我们做什么，我们成为什么人，取决于人生的脆弱本性。我们生来似乎就是可怜的、忧心忡忡的。除此之外，皆属非分。

我们按照父母养育我们的方式来做父母。我开始体会到这一点，是在1974年。那年2月我有了第一个孩子；6月，我们买下米尔福德的殡仪馆。在这个生死都受人注意的小镇上，我是个刚当上爸爸的人，又是一个新殡仪员。我注意到的事情之一，是我们受托料理的死婴和死胎的数量。20年前，附近没有医院，镇子周围没有一家诊所，产前护理根本谈不上。那些日子，我们每年除了安排上百场成年人的葬礼，还要安葬十多个夭折的婴儿，有的是生下来就死了，有的没活多久就因为种种疾病而送命。

我常和这些不幸的父母坐在一起，他们精神恍惚，试图弄明白眼前发生的变故。一向担当保护角色的父亲，感到茫然无助；母亲们内心深处则浸透了痛苦，随时会崩溃。他们脸上的表情像是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什么都没有了。

当我们安葬老人时，我们埋葬的是已知的过去。我们曾把它想象得比实际更好，但所有的过去都是一样的，其中的一部分我们曾栖身其中。记忆是压倒一切的主题，是最终的慰藉。

但埋葬孩子就是埋葬未来，难以控制的、不为人知的未来，充满希望和可能性，以及被我们的梦想所拔高的美好前程。悲伤无边无际，无始无终。坐落在墓园一角和栅栏边的那些小小的坟茔，永远容纳不下心头的伤痛。死去的婴儿没有给我们留下回忆，他们留下的是梦想。

我忘不了初为人父和殡仪员的最初几年，生育孩子和掩埋孩子对我来说都是新鲜事。半夜里我常会醒来，悄悄跨进儿女们睡觉的房间，俯身床前，听他们均匀的呼吸。这就够了。我并不奢望他们成为宇航员、总统、医生或律师，我只要他们好好活着。像父亲一样，我学会了恐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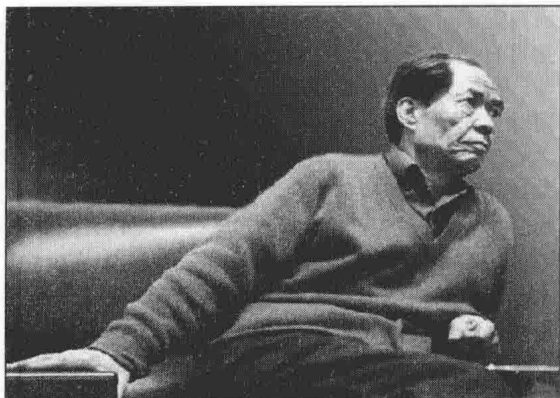
我从孩子们的每一个动作中，都看到可能致命的后果。我们住在殡仪馆隔壁的一幢旧房子里，孩子们在侧院玩橄榄球，在停车场溜旱冰，然后是滑板、骑自行车，最后是开车。在4个孩子分别是10岁、9岁、6岁和4岁那年，他们的母亲和我离了婚。

她搬走了，孩子留给我。面对4个伤心的孩子，我觉得自己完全失败了。长久以来，婚姻已成为痛苦，离婚虽然使我得到解脱，我也为之高兴，但我同时意识到，做一个单亲家长，意味着在诸般不便之外，全靠你的一双眼睛盯着孩子们，不再有第二双；你的一对耳朵得时时注意倾听；只有你一个人的身躯为他们挡开灾祸；只剩下你一颗心为他们操心。冲突少了，担心多了。房屋本身隐藏着危险：水池下放着消毒剂，每件电器都可导致触电，地下室缺氧，厨房垃圾能传染疾病。

每当孩子不仔细看两边的路就跨进车如流水的大街，我不免急火攻心。打耳光、破口大骂、摔门、踢狗、握紧拳头想揍人，老天，全是因为爱！爱给人伤害，因为有爱才会有哀痛。那是我们向生活中我们无力控制的一切宣战。这样做，适合装英雄，适合演戏，却不是抚养孩子的正道。

如我所知，信仰才是治疗恐惧的唯一良药。信仰就是你知道有人在此负责，检查身份证，守护边界。信仰正如我母亲所言：听天由命，顺其自然，好像是一步跨进不由我们支配的未知领域，但我们在那里始终是受欢迎的。

有这么一件事。不久前我刚送走一个女孩，她叫斯蒂芬妮，得名于石匠的保护神、第一个殉教者圣斯蒂芬。她是被扔下的一块墓地的石碑砸死的，当时她正睡在汽车的后座上。时当半夜，他们全家驾车沿着州际公路前往佐治亚州。他们是傍晚时分从密歇根州出发的，要到佐治亚州一个农场看圣母显灵。据说每月的13号，圣母都会现身对信徒讲话。当他们在夜色中穿过肯塔基州中部时，一群无所事事的男孩子正在墓地里撬石碑玩。他们最后选中了一块，天晓得准备拿去干什么。走过高速公路上方的天桥时，他们累了，不想再要那块石头了。桥下，南行车流的灯光闪烁如一条长龙，他们没有恶意，纯粹是恶作剧，把那块石头越过栏杆扔了下去。不偏不倚，就在此刻，斯蒂芬妮父亲驾驶的车疾驰而来，被石头砸个正着。石头以每秒32英尺的速度向下坠落，汽车以70英里的速度往南开。石头击碎挡风玻璃，擦过斯蒂芬妮父亲的肩膀，惊醒坐在旁边的母亲，从两个座位中间穿过，击中了正在后座熟睡的斯蒂芬妮的胸口。在后座的还有她的弟弟和另外两个妹妹，而斯蒂芬妮刚刚才和弟弟交换了位子。斯蒂芬妮当时未死，她的胸骨被击碎，心脏受了重伤。路过的一位卡车司机停下，通过无线电替他们求救。可是，这是在周五凌晨两点钟，在肯塔基州一条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高速公路上，救援需要时间。全家人在路边祈祷，斯蒂芬妮抽搐着、呻吟着，两小时后死在医院。斯蒂芬妮的母亲在后座找到那块致命的石头，交给当局。石上有“福斯特地界”的字样，后来查明，那是“复活节



陈忠实

像水一样流淌

●张建伟

从小，他就有从大学中文系到职业作家的绚丽规划，然而，命运和他开了一个玩笑。

1955年，他的哥哥要考师范了，但是，父亲靠卖树的微薄收入根本无法供兄弟俩一起读书，父亲只好让年幼的他先休学一年，让哥哥考上师范后他再去读书。看着一向坚强、不向子女哭穷的父亲如此说，他立刻决定休学一年。不过，就是这停滞的一年，他和哥哥的命运，一个天上，一个地下。1962年，他20岁时高中毕业。“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和经济严重困难迫使高等学校大大减少了招生名额。1961年这个学校有50%的学生考取了大学，仅一年之隔，4个班考上大学的人数却成了个位数。结果，成绩在班上排前三名的他名落孙山。

高考结束后他经历了青春岁月中最痛苦的两个月，几十个日夜的惶恐紧张等来的是一个不被录取的通知书，所有的理想、前途和未来在瞬间崩塌。他只盯着头顶的那一小块天空，天空飘来一片乌云，他的世界便黯淡了。他不知所措，六神无主，记不清多少个深夜，他从用烂木头搭成的临时床上惊叫着跌到床下。

沉默寡言的父亲开始担心儿子“考不上大学，再弄个精神病怎么办”？就问他：“你知道水怎么流出大山的吗？”他茫然地摇摇头。父亲缓缓说道：“水遇到大山，碰撞一次后，不能把它冲垮，不能越过它，就学会转弯，绕道而行，借势取径。记住，困难的旁边就是出路，是机遇，是希望！”父亲又说，“即便流动过程中遇见了深潭，即便暂时遇到了困境，只要我们不忘流淌，不断积蓄活水，就一定能够找到出口，柳暗花明。”

一语惊醒梦中人。

1962年，他在西安郊区毛西公社将村小学任教；1964年，他在西安郊区毛西公社农业中学任教。后来，又历任文化馆副馆长、馆长。1982年，他终于流出大山，进入陕西省作家协会工作。1992年，正是这40年农村生活的积累，使他写出了大气磅礴、颇具史诗感的《白鹿原》。

他就是陈忠实。

后来有人问他：“怎么面对困难与挫折？”老先生总淡淡地说：“像水一样流淌。”

像水一样流淌，这是岁月积淀的智慧。遇见困难，努力了，无法消灭它，不如像流水一样，在大山旁边寻找较低处突围，依山而行。只要我们不断努力，不断奔突，也一样能够走出困境，到达远方，实现梦想。

（张志刚摘自《中国青年》2006年第20期）

墓地”福斯特区的界石。

事情有时宛如多重选择题。

第一，这是上帝的旨意。黑色星期五，上帝一早醒来，说：“我要斯蒂芬妮！”对这件离奇意外，除此还能有什么解释呢？仔细回想事情的经过，太像上帝的杰作。如果是另一种结果，我们只能称为奇迹。

第二，这不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知道此事，或迟或早他一定会听说，但他没有干预，因为他知道，我们是何等依从于自然法则——关于重力和运动以及静止物体的定律——所以他无意改变那些偶然或刻意得到的结果，他沉痛地向我们通告不幸的发生。我们能理解他的立场。

第三，这是魔鬼干的。如果我们相信善的存在，邪恶亦然。有时候，邪恶会抢在前面下手。

第四，与上面所说的全不相干。倒霉事发生了，生活就是如此。忘掉它，继续活下去。

或许还有第五种答案：上面的理由都对。生命的神秘，就像数十年来的祈祷，那荣耀而又悲哀的大神秘。

每一个答案都无损于我继承来的信念：父亲的恐惧和母亲的信仰。如果它是上帝的旨意，我会说，主啊，你真丢脸。如果不是，主啊，你真丢脸。没什么两样。我会对着全能的主挥舞拳头，问他：“那个13号的凌晨，你究竟在哪里？”他自然有借口，每天都在变。

那没有浮出水面的答案，那信仰并不要求的答案，将属于斯蒂芬妮的父母，以及多年来我所熟知的成百上千人。

（张滨摘自新星出版社《殡葬人手记》一书，孙愚图）



夕阳老去，西风渐紧。

叶落了，秋就乘着落叶来了。秋来了，人就随着秋瘦了，随着秋愁了。

但金黄的落叶没有哀愁，它懂得如何在秋风中安慰自己，它知道，自己的沉睡是为了新的醒来。

落叶有落叶的好处，可以不再陷入爱情的纠葛了；落叶有落叶的美，它是疲倦了的蝴蝶。我甚至能感觉到落下来的叶子们轻轻叫喊。

那一刻，我的心微微一颤，仿佛众多纷纷下落的叶子中的一枚。

我看到了故乡，看到了老家门前那棵生生不息的老树，看到了炊烟因为游子的归来而晃动。对于远走他乡的脚步，对于飞上天空的翅膀，炊烟是永不能扯断的绳子。就像路口的大树，它的枝干指着许多的路，而起点只有一个，终点也只有一个，每个离开村庄的人，都带走了一片绿叶，却留下一条根。

我看到了故乡的山崖，看到石头在山崖上，和花朵一起争着绽放；看到羊在山崖上，和云一起争着飘荡。

我看到了我的屋檐，冬天时结满冰凌，夏天时蓄满鸟鸣，一串红辣椒常常被看作是穷日子里的火种。守着屋檐上下翻飞的麻雀，总是那么和谐地与庄户人家好好地过着日子。时时刻刻缠绕着那颗在路上的心的，就是这个屋檐。

我看到了母亲，为了不让我们在冬天里挨冻，她拾起一节节枯枝，犹如把那些破碎的日子一点一点缀，然后，把温暖交到我们手上。柴垛越码越高，母亲却越来越矮。我看到母亲那对干瘪的乳房，像两只残缺不整的讨饭的碗，却为我们讨来了一生的盛宴。母亲在灶坑里点燃的红色的昏暗的火焰，成了那些夜里我们唯一可以依靠的肩膀，唯一可以



落叶是疲倦的蝴蝶

●朱成玉

握住的暖暖的手。

叶落归根，是我老了吗？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争取财富，却很少有时间享受；我们有越来越大的房子，但却越来越少地住在家里；到月球然后回来，却发现到楼下邻居家都很困难；征服了外面的世界，对自己的内心世界却一无所知。

远行的人，是什么声音使你隐姓埋名？是什么风将你吹往他乡？秋天就是这样，把叶子纷纷抖落，把人的思念纷纷挂上枝头。是该回去了，去看看那棵生下我、让我因成长而绿又让我因成熟而黄的大树，还有落叶里沉睡着的母亲。母亲，我匆匆的脚步就是你密密缝合的针脚。母亲，背着破烂行李的我要归来，找到了天堂的我也要归来。

一层层落叶铺在回家的路上，我要踩着温暖的地毯去看望母亲。母亲也像这落叶，从灿烂的枝头缓缓地落下来，只是，她没有再醒来。

这个世界，能留住人的不是房屋，能带走人的不是道路。岁月无法伸出一只手，替你抓住过往的云。如果一切还能重新拾捡

回来，母亲，我要去拾取你的笑容、脚步和风，用你的爱做灯油，用你的善良做捻儿，我要点燃它，放到心里，一辈子不忘回家的路。

天冷了，树的叶子落下来，树离我很近。我似乎听见了它们在缓缓凝固。

天冷了，它们一排一排地站着，心中坚守着的秘密一阵阵地疼痛起来。但叶子落下来，掩盖了一切。

母亲去了，心灵没有了依靠，一下子就有了那种到处漏风的感觉。可是大风一直在刮，把故乡周围的尘土刮了个干净。我小小的故乡正在被秋天所包裹。

母亲的坟上有一棵树，那是我写给母亲的诗。每到秋天，叶子纷纷落下，把母亲的坟头遮盖得严严实实。那些在风中微微呻吟着的落叶，远远望去，像一群疲倦了的蝴蝶，静静地收拢着它们一生的美丽瞬间：一朵红晕，一个誓言，或者是简单的一声叹息。

（王 诚摘自《广州日报》2006年10月20日，吴冠中图）



人 物 · 人 物

红色殉道者

——珍藏在子女记忆中的瞿秋白、方志敏、刘伯坚

● 贾 永 曹国强 白瑞雪

他们没有参加长征，但他们的死都与长征有关。

他们没有分享到长征胜利的喜悦，更没有盼来他们曾描绘过无数次的美丽的新中国。

然而，每当我们唱起《国际歌》，每当我们读到《可爱的中国》和《带镣行》，总会想起那些永远年轻的名字：瞿秋白、方志敏、刘伯坚。

瞿秋白——唱着自已翻译的《国际歌》走上刑场

分别5年，当父亲的面容再次出现在眼前，竟是绝照。

1935年的一个夏日，正在乌克兰参加夏令营的瞿独伊，从同学手中抢过了一张《真理报》，上面赫然登着父亲的照片，再一看，竟是父亲牺牲的消息。

瞿独伊哭得休克过去。她的“好爸爸”从此没有了。

从女儿记事的那天起，母亲杨之华就让独伊在对瞿秋白的称呼前面加上个“好”字，虽然秋白并不是她的生父。

将自己和爱人合誉为“秋之白华”的瞿秋白，像珍爱他们的爱情一样，爱着这唯一的女儿。

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苏联召开前夕，瞿秋白一家来到了莫斯科。此后的两年间，父母在共产国际上班，瞿独伊则先后被送入孤儿院、森林学校和儿童院。

与“好爸爸”并不多的相聚，在独伊的童年留下了清晰的印记：野花烂漫的季节，父亲带她到树林里采花，把花瓣夹在书里作书签；大雪中，父亲带着她去莫斯科郊外滑雪，还不时假装摔跤，逗得女儿咯咯地笑；每次来孤儿院探望女儿，父亲总要带来她最爱吃的牛奶渣……

1930年，瞿秋白夫妇秘密回国。临行前，他们对女儿说，爸爸妈妈有事要去南俄，很快就回来。

善意的谎言让匆忙的分别更加匆忙。独伊没能与父亲再见上一面，三口之家的团圆，从此不再。

直到40多年后，瞿独伊才从当年见证人的回忆中还原了父亲生命的最后片段——

1935年2月，中央苏区陷落前夕，瞿秋白在向闽西突围的途



就义前的瞿秋白

中被俘。起初，他自称是医生，并寄信给上海的鲁迅希望设法保释，不料因叛徒出卖而暴露了真实身份。

这年6月18日清晨，福建长汀罗汉岭下白露苍茫。36岁的瞿秋白走到一处绿草坪盘腿坐下，向刽子手微笑说：“此地甚好。”尔后唱着自已于1923年翻译成中文的《国际歌》就义。

儿时的独伊并不知道，父亲20岁时就患上了严重的肺病。

如果不是因为患病而无力奔跑，瞿秋白也许能够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如果不是因为患病而给了“左”倾领导借口，他也许能够同红色大军一起走上艰险重重

却又充满希望的长征路。

1934年秋，中央红军在仓促中决定进行战略转移，被王明等人解除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已两年之久的瞿秋白奉命留守江西。

瞿秋白放下整好的行装，举起一年前在上海与杨之华分别时妻子送给他的酒杯，同李富春、蔡畅夫妇等默默话别。中央红军出发那天，他把自己的良马交给了长征队伍中最年长的徐特立。

这时的中央苏区正面临着继5次“围剿”之后更为猛烈的风雨，对于身体虚弱的瞿秋白而言，留下，几乎意味着死亡。但当第二天，陈毅派马要他去追长征队伍时，他说：“我服从组织的命令。”

通缉了11年的瞿秋白终于“落网”，这对国民党无疑是个天大的喜讯。

囚禁他的国民党师长宋希濂前来劝降。面对这个自己昔日在上海大学教书时的学生，瞿秋白把与宋希濂的谈话变成了一次关于共产主义在中国是否行得通的辩论，而辩论最终以后者的无言以对收场。

就在行刑前5天，国民党还继续派员游说。他们似乎颇为照顾瞿秋白的面子：不必发表反共声明和自首书，只要答应到南京政府下属机构去担任翻译即可。

拒绝，还是拒绝。瞿秋白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或许，枪声响时，共产党人和知识分子的骨气所扬之处，正是秋白的内心所归！

瞿秋白被捕的消息登报后，把他引为知己的鲁迅木然呆坐，低头不语。几个月后，鲁迅抱病

将秋白译著编纂成集。

抗战爆发后，有人向毛泽东讲述了瞿秋白殉难的情形。毛泽东说，如果他不牺牲，现在来领导延安的文艺工作多好。

女儿瞿独伊，则用了长长的几十年来弥合失去“好爸爸”的伤痛。

1984年9月，俄文名意为“柏树”的她，在罗汉岭栽下了一棵柏树。

20多年又过去了，秋白就义处松涛阵阵，翠柏成林。

方志敏——为了可爱的中国

方梅第一次读到父亲的《可爱的中国》时，已经为人妻母了。

方梅从小就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

祖母告诉她，父亲清秀、英俊，儿时曾被村人叫作“正宫娘娘”。养父母告诉她，父亲善于演讲，他一讲话，大家围过来听上半天也不嫌累。乡亲们告诉她，父亲骑白马、挎双枪，威风凛凛。

很多年里，在各种说法中拼凑父亲形象的方梅根本不相信父亲已经牺牲了。

天天盼着父亲回来的方梅，出生在敌人疯狂围剿苏区的1932年冬。母亲缪敏在转移途中自己扯断脐带，然后把这个哭声像小猫一样的女孩送给了当地的老百姓。

方志敏的5个孩子寄养在各地，分别叫松、柏、竹、梅、兰——那是他最爱的一副对联：“心有三爱，奇书骏马佳山水；园栽四物，青松翠竹白梅兰。”

1934年11月，在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时任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方志敏告别妻儿，告别他亲手创建的闽浙赣苏区，率红十军团踏上北上之路。

同样的“北上”，不同的路线。如果说主力红军面临的是一次前途未卜的远征，那么担负牵制敌人兵力、掩护主力转移任务

的红十军团，注定是支死亡军团！

在20倍于己的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下，部队屡屡受创。1935年1月，红十军团退至赣东北边缘，决定进入苏区休整，不料敌人早已在此设下了封锁线。

方志敏和军团参谋长粟裕带领800多人率先冲出封锁线，但大部队还陷在敌人的包围圈里。在他召集的最后一次军政会议上，方志敏说，我是部队的主要负责人，不能先走。遂调转马头，复入重围。后在与2000将士苦守怀玉山时，在大雪中不幸被俘。

落入敌手的方志敏，以另一



狱中的方志敏
种方式继续战斗。

发现他的两个国民党士兵连一个铜板也没有搜到，他们不相信这样的“大官”会没有钱。“我们革命不是为了发财！”方志敏怒斥道，“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美联社记者这样记录国民党“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的场景：“戴着脚镣、手铐站立在铁甲车上的方志敏，其态度之激昂，让观众无限敬仰。即使蒋介石参谋部之军官亦莫不如此。”

在狱中，方志敏争取到了同情革命的胡逸民、高易鹏等人以及看守所代理所长凌凤梧。前者辗转4次从狱中送出了方志敏的

手稿，后者则把他脚上10斤的镣铐换为3斤半。

正是这副镣铐，20年后成了寻找方志敏遗骸的重要线索。

1955年，在方志敏就义的南昌市下沙窝，施工人员发现了很多骨头、一副棺木和一副镣铐。经凌凤梧等人辨认，镣铐和棺木正是方志敏受到的特殊“待遇”。经血样对比之后，9块遗骨被认定为方志敏的遗骸。

又过了22年，烈士遗骸隆重安葬于南昌市郊梅岭。方梅记得，那一天先是细雨蒙蒙，尔后碧空如洗，当灵车经过市区时，街道两边站满了送行的百姓……

妻子缪敏却没能等到这一天。就在安葬仪式举行的前一个月，这位曾与丈夫并肩战斗的革命者匆匆辞世。

她名字里的“敏”字，是方志敏送她的订婚信物。结婚那天，方志敏给妻子取化名“李详贞”，与自己直到被捕时还在使用的化名“李详松”又是天成的一对。

丈夫被捕后不久，缪敏也落入敌人魔掌，被囚禁于与方志敏一墙之隔的南昌女子监狱。

两年后，缪敏被党组织保释出狱。曾经近在咫尺的相隔，终成生与死的距离。

母亲渐渐年老，方梅才懂得了那种刻骨的思念。性格倔强、“一不对就会掏枪出来”的母亲，一提到父亲就泪流不止。结婚时父亲送的一支“英雄”牌钢笔，母亲一直用到70年代，笔头磨得溜光。而那封父亲在狱中写给母亲、后来在颠沛流离中遗失的信，母亲后半生一直在寻找。

母女俩解放后才相见，那时，17岁的方梅已经为人妻母。与被母亲带到延安、后来上大学并留苏的两个哥哥方明、方英相比，在农村长大的方梅吃了太多的苦，缪敏想要弥补这份遗憾。

她把女儿锁在屋里，逼着她读书。这时，方梅第一次读到了



父亲的《可爱的中国》。

“母亲！美丽的母亲，可爱的母亲！”一遍遍朗诵着这些直抒胸臆的句子，才识字不久的方梅欢呼起来：从此我可以讲我的家史了，从此我懂得“祖国”的含义了——祖国，就是生养了我们、值得像父亲那样的千千万万烈士用生命去保护的母亲！

毛泽东欣赏方志敏靠“两条半枪”打出了两个红十军的才能，称赞在敌人数年围剿中屹立不倒的闽浙赣苏区是“方志敏式根据地”。

蒋介石同样看重方志敏。得知抓住了方志敏的消息后，蒋介石亲自出面劝降并许以江西省主席之职，但得到的答复只有简单的一句话：“你赶紧下命令执行吧。”

一代英才不能为己所用，蒋介石下令秘密处决。

1935年8月6日，距方志敏的37岁生日仅半个月。被押解至刑场的方志敏在赣江边站了几分钟，然后转身说：“来吧！”

秋风吹动着方志敏的头发。

父亲想了些什么呢？方梅说：“那几分钟里的思绪，我大概一生也理不透了。”

刘伯坚——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我心无愧怍

刘豹一直把父亲遗书拍成的照片带在身边。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1934年3月11日，被敌人押解转狱的刘伯坚，就这样拖着重重的镣铐，蹒跚着走过江西大庾人潮涌动的青菜街。

敌人企图用羞辱的方式摧毁刘伯坚的意志，却让内心坦荡的革命者写出了不朽的《带镣行》。

刘豹读到这首诗的时候，已经是20多岁的小伙子了。1949年，挥师江西的解放军来到了瑞金农村。从他们口中第一次听到“刘伯坚”这个名字之前，被养父母取名“邹发生”的刘豹一直以为自己是个捡来的“野孩子”。



青年时期的刘伯坚

事实上，他是留在父亲身边时间最长的一个孩子。

红军主力长征后，蒋介石调集十几万大军包围了中央苏区，根据地所有县城先后失守。1935年3月，时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率部准备突围，挑在箩筐里随部队行军的孩子不能再留了，只好送给一家船户。

从江西到北京，对一切都懵懵懂懂的刘豹几乎来不及细想“父亲”“牺牲”这样的词语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只记住了在南昌第一次见到的电灯，以及大高个的他走进华北小学一年级课堂时全班哄堂大笑的情景。

慢慢地，被北京的叔叔伯伯们喊作“豹子”的刘豹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外表儒雅的刘伯坚为3个儿子分别取名虎、豹、熊，无不透着股虎虎生气。

刘伯坚生于四川，25岁时赴欧洲勤工俭学并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先后在苏联学习政治、军事，回国后到冯玉祥的西北军任政治部部长。他最后的足迹，留在了刘家的祖籍地——江西。

就在送出孩子后几天，刘伯坚向赣南油山突围时重伤被俘。

像对待其他共产党领导人一样，敌人使尽了软的硬的手段。但刘伯坚早就抱定了牺牲的决心，他在信中说：“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

行刑那天，刘伯坚给妻子写了最后一封信。“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半个多世纪过去，字迹依然清晰，落款中的拼音签名“LIU”依然洒脱。

时时回响在刘豹耳边的，却是那最后一句：“12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

一句话，填满了刘豹断裂20多年的有关父亲的记忆——一边是森严的杀场，一边是从容的留墨，我的父亲在走向敌人的屠刀时，是怎样的凛然与镇定啊！

刘伯坚至死也不知道，他的妻子再也看不到这封信了。几乎是在他牺牲的同时，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秘书、机要科科长王叔振，被害于闽西长汀。

王叔振与丈夫留给孩子的话如出一辙：“今送给黄家抚养成长，长大在黄家承先启后……父母深恩不可忘，仍要继续我等志愿，为革命效力，争取更大光荣。”

但母亲还心存重逢的希望，她把“承先启后”4个大字撕为两半，一半随自己带走，作为日后相认的凭据。

1979年，在三弟熊生家里目睹那永远无法完整的一页时，第一次聚首的刘虎生、刘豹、刘熊生三兄弟抱头痛哭。虎生在父母牺牲后被亲戚送到延安，后曾留学苏联；熊生则一直在母亲当年送出他的山村里平静地生活。如今，他们已先后辞世，剩下年过七旬的刘豹孤独地守着父母留下的往事。

刘伯坚牺牲的1935年3月21日，中央红军正在第4次渡过赤水河。

险象丛生的红军从此绝地逢生，刘伯坚却倒在了生命的终点。

（范士超摘自《中国青年报》2006年10月17日，本刊有删节）



在非洲的斯威士兰，我工作的医院坐落在漂亮、陡峭的莱邦博山的顶峰。在这里，人们为了看病，常常得走40公里或更远。

每天早晨，医护人员搭上一辆小卡车或大篷运货车，到那些极度贫困且急需医疗服务的社区为人看病。每次出发前，我都会买一些土豆、胡萝卜和苹果，送给我们遇到的人。在非洲，医疗服务不仅意味着提供药物，也意味着提供食物。我常常准备一袋糖果，分发给在社区里遇到的那些可爱的孩子们。

那天，我们来到一个孤儿家中。在斯威士兰，这样的家庭有15000多家。在那个用木头搭成的棚里，我们发现了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她有着一双又大又亮的灰褐色的眼睛。她的名字叫坦兹尔。我从袋子里拿出一颗糖给她，她用当地的方言对我说了一句话：“医生，能再给我一颗吗？我要给我的妹妹。”同去的护士为我做了翻译。“当然可以。”我又给了她一颗。为一个肺结核患者做完治疗后，我们按原路返回，经过坦兹尔家的门前，我们向她说再见。让我们奇怪的是，坦兹尔没有吃我给她的第二颗糖，而是把它留着。护士

说：“这小女孩真聪明，她为自己要了两颗糖。”接着她又问了坦兹尔几个问题，我们都被深深地打动了。

坦兹尔今年7岁。两年前，她的父母像这个国家的很多人一样，双双死于艾滋病。父母的去

知为什么，总会觉得这些孩子与我们的孩子不同，他们好像感觉不到痛，同样也感受不到爱。我也一直有相同的看法。但认识了坦兹尔后，我的看法完全改变了。现在我坚信，这些孩子的痛深，爱更深。

在回来的路上，我一直被坦兹尔的故事深深地震撼着。回到住所后，一些同事告诉我，在斯威士兰像坦兹尔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他们都在各自等待着他们生命中同样重要的人。有的是父母，有的是兄弟姐妹，有的是祖父母。这些孩子都已经很长时间未与他们相见。虽然这种独自等待是一种煎熬，但我仍然相信，在这种等待中，孩子们都不是孤单的，因为有同一样东西一直陪伴着他们，那就是每个孩子居住的小木棚里放着的、他们一直收集的、准备有一天给自己亲人的一堆或大或小的旧东西。

我想起了一首古老民歌里的一句歌词：“当我们饥饿时，爱能让我们活下来。”我祈祷上天，这句歌词能在坦兹尔，以及其他很多像坦兹尔一样的小孩子的身上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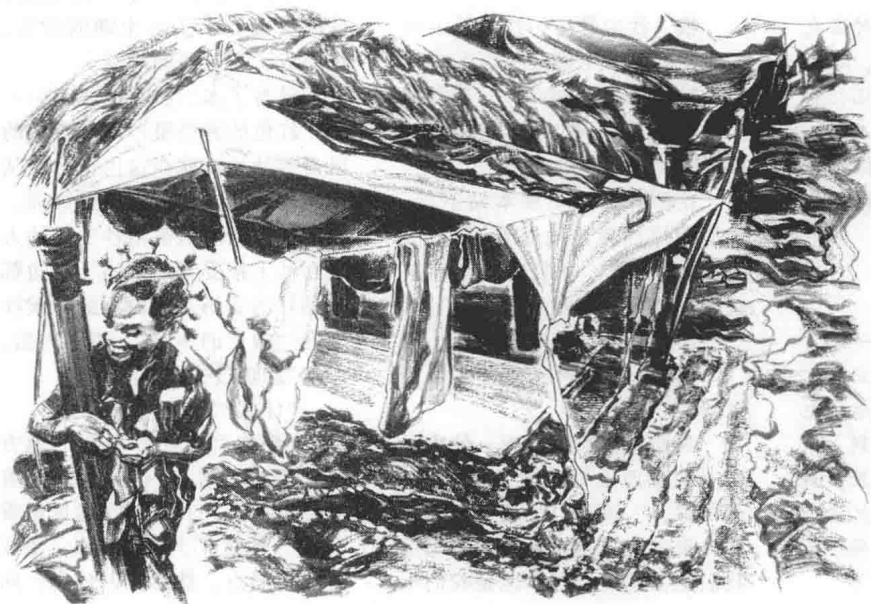
（许琳珊摘自《百花意友》2006年第10期，冯·煌图）

独自等待

●廖恒

世带给坦兹尔无尽的伤痛，可是，灾难常常结伴而行。父母离她而去的当年，坦兹尔与自己的妹妹失散，当时她的妹妹才3岁。此后，不管谁给坦兹尔任何东西，如果不是给她两份，她都不会接受。两个胡萝卜、两个布娃娃、两颗糖，一个给她自己，一个留给很可能已不在人世的妹妹。事实上，在坦兹尔居住的小木棚里，我们看到了她收集的一堆旧东西。她希望有一天，她能把这些东西都给她的妹妹。

我的一些朋友曾对我说，当他们看着非洲的这些孩子时，不





拼命地生活下去

● 柴 静

“不用怀疑，我想你对远在西北的那个小城——武威，还有民勤，一定还有着深刻的记忆和感情吧。”

留言里看到这一句，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我心里猛地硬生生地扯了一下。

只不过两年的时间。

那个片子叫什么？

“《无水的绿洲》，第一次看它是高三时的一个傍晚，正好也在刮沙尘暴，一家小店的老板把那个超大屏幕的电视机搬到大街上，越来越多的人挤到那里，静静地看，默默地流泪。依然清晰地记得人群最中间坐着的那个乞丐，也是一样的泪流满面。”

哦，沙尘暴……沙尘暴……

我的第一个回忆是声音，沙子打在我牙齿上的声音，非常细碎。我只要一开口说话的时候，就能听到这个声音。

在那样的风里根本站不稳，记得我摇摇晃晃地对着镜头说：“我目不视物，呼吸困难，而这就是民勤人的日常生活。”

回到宾馆，我拿出梳子。

“你梳头发的声音怎么像梳钢丝？”小宏说。

我们在村长家吃饭，他家里所有的东西上都盖着一层沙土。不再擦——擦了也没用，他媳妇从外头进来，端来新炖的羊肉给我们吃，肥美极了，但是我们不

敢喝水，太金贵。“这儿的地下水连牛都不喝，也不能浇灌庄稼。”带我们去渠边的老村民说。

我尝了一口，不是咸的，是碱味。能喝水的机井要打到地下300米，只有那里才有甜水——那是史前古水，形成于二叠纪、三叠纪，不可能再生，是人类最后的防线。

可是，这是一个叫作民勤绿洲的地方，由石羊河冲积而成的地方，汉代时充沛的河水曾造就了仅次于青海湖的“都野泽”。就在50年前，我站的地方曾经是湖泊，“春天水边芦苇有一房高，全是黄花，满湖野鸟”。

而今天，叫作“青土湖”的地方，只剩了无边无际的盐碱地。唯一能证明这曾是泽国的只有一些芦苇和满地的细小贝壳。我从地上捡起两只贝壳放在外衣口袋里，一直保存到现在。

水呢？民勤的水去了哪里？

治沙专家说：“上游武威的人口和耕地自19世纪50年代后暴长数倍，再加上上游的10余座水库，使这里的水量急剧减少。”

1958年，在青土湖上游约100公里处，民勤人开始修建红崖山水库。它的目的是减少蒸发和渗漏，保护水资源。可是，“亚洲第一沙漠水库”的建成，最终直接导致了青土湖的消失，水库成了石羊河的终端。

没有了水，沙卷地而起……

红色的腾格里沙漠与青色的巴丹吉林沙漠就在这里汇合，从东、西、北三面合围民勤绿洲。

一个当地从事治沙工作的人坐在沙上接受我的采访，身边都是枯死的胡杨。他说小的时候沙子在“很远的地方”，用手一指。

“您走过去吧！”

“什么？”他愣了一下。

“您走到当初沙子在的地方去让我们看看。”他站起来踩着沙往远处走，我跟镜头远远地看着他。他走了大概100米，变成一个小黑点，然后，回过身，向